

# 落雪随感

□赵同江

在久久期盼的眼神中，久违的雪漫舞飘下，那是和雪一样洁白心灵的期盼。

雪是冬的灵魂，是冬的意象，是这个星球最纯粹的语言。

忽然忆起杜甫《绝句》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，是何等壮美的意境。那温暖的颜色，如一朵朵微笑的棉花。眼望落雪，思绪拉我回到30年前的故乡，乡村渴望这样的雪天，农人们在雪天里伫望来年的喜悦，然后以雪天为背景，以滴落的檐水为音乐，围坐火塘，

暖一壶烈酒与雪交谈，那是何等惬意。

雪落在城市，高楼大厦成了靓丽的风景，人们纷纷走出楼门，迎接久违的亲人一样欣喜。人在雪中，雪融人间，此刻的人们定会读懂雪的博大和朴素，定会领悟雪纯净的语言，定会颂扬雪无私的品格。能够读懂雪的高贵的城市人，都以雪为陪衬，用相机把自己和雪融在一起，放大成永恒的记忆，希望人生如雪一样洁白，希望心灵像雪一样纯净。

雪落在宁静之夜，落在

我精神的家园，亦梦亦幻，美妙绝伦。

那方伊人早已按捺不住躁动的心，披衣、穿靴，疾步奔入雪中，打几个雪仗，堆几个雪人，不时仰面对雪诉说什么，不时俯身雪地，与雪亲密拥抱，孩提一般，那思绪早已回到了年少，忘却自我，逐梦万里……

独居书屋，白居易《夜雪》不绝于口，“已讶衾枕冷，复见窗户明。夜深知雪重，时间折竹声”。这个雪夜，该有几多点燃的灯火，在倾听着天空飘雪的言语；该有几

多诗人升腾着灵感的火焰，澎湃着艺术的激情，高歌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美；该有几多画家用神笔画出雪洁白的精神；该有几多琴声弹奏着落雪的美妙音韵；该有几多爱雪的人，喜悦如雨；该有几多情人，借每一片雪花，飘

飞着对爱情和人生的祝福！

沧桑岁月，天荒地老，雪显得那么崇高。崇高的是雪一生的干净和雪白的精神。

我爱这落雪的白天，我爱这落雪的夜晚，点点滴滴，滴滴点点，我愿伫立这美景中永远永远……



## 人间物语 Renjianwuyu

# 烟花爆竹那些事儿

□李俊明

——

今年春节，尽管县城内依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，乡下却可以自由燃放。我家住在城乡接合部，所以，放鞭炮的声音还是此起彼伏。这令我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《祝福》。

小说开篇第一句即写道：“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。”然后，从三个角度，描写了燃放爆竹的情景。视觉感受角度，可看见“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”。听觉感受角度，可听见远处“一声钝响”，近处“震耳的大音”。味觉感受角度，可闻到空气里“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”。可见，燃放爆竹，能从不同角度给人带来感官享受。也可见，鲁迅先生笔下所描写的清末民初的江南水乡的老百姓，每逢旧历年关，必定燃放爆竹。

清末民初，是社会大变革时代，也是剧烈动荡的时代，经常是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，到处是“万家墨面没蒿莱”，在那样的时代，在农耕文明里苦苦挣扎的农民，一年下来，很多人不停劳碌

却收效甚微，平时的生活，总是与沉闷、寡淡相伴，而且，还很可能遭受疾病、饥荒、战乱、匪患、旱涝灾害等天灾人祸的侵袭，灾难不断。到了年关，人们期盼着通过燃放爆竹，祛除一年的邪气和霉运，给来年带个好兆头。

这是有传统文化渊源的。燃放爆竹，最早的文字记载，见于西汉东方朔《神异经·西荒经》，文中提道，“西方深山中”有人形鬼魅，残害动物，也伤及人类，“名曰山魃，其音自叫。人尝以竹着火中，爆而出，魃皆惊惮。”很明显，只因当时人们无法解释许多怪异现象，只好归于鬼魅，是虚幻想象的结果。

后代人以讹传讹，让爆竹有了避邪祛灾的功能。南北朝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载：“正月一日，是三元之日也，春秋谓之端日，鸡鸣而起，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魃恶鬼。”唐刘禹锡《畚田行》：“照潭出老蛟，爆竹惊山鬼。”说的是一回事。宋朝王安石的名句，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，祛除的，是人们想象中的“山魃恶鬼”，更是过去一年的邪灾。

——

时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，当时，我正上小学。

除夕夜半，大年初一黎明和中午，小县城里，街巷胡同，寻常百姓家，燃放鞭炮的声音，虽不是轰轰烈烈，却也此起彼伏。“噼里啪啦……噼里啪啦……”这是挂鞭，犹如打机关枪，一连串爆响。“啪！啪！啪……”这是单个炮仗，像放冷枪。

放气火，晚上放，最好看。一道火光，箭一样射向天空，然后，在空中爆炸，随着光焰四射，传来“啪”一声炸响。

有时候，逞能，一只手捏炮，另一只手点，点着了，往高处扔，眼看它在空中炸裂，“砰”一声响，纸屑纷飞，犹如雪花，徐徐飘落，更过瘾。

点着捻子以后，得掌握好时机。扔早了，炮没响，落在地上，扫兴。晚了，会在手中炸响。炸响过后，拿炮的那只手，被炸得又疼又麻，疼得龇牙咧嘴，两眼泪花。手掌也被炸得乌黑，十几分钟，麻痛感才会减弱下来。这一下，老实了，乖乖地把炮放在地上，一个个燃放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小时候点炮的记忆中，最深刻的，就是这两点：自己卷炮自己点，尤其高兴；自己点的炮，在手中炸响，疼得龇牙咧嘴，两眼泪花。前者，是心理感受；后者，是触觉感受。

如今想想，那还是土法制作的鞭炮，火药药力弱，现在的鞭炮，火药劲儿可是大多了，所以，前些年，每到年关，因为点燃鞭炮而被炸伤的人，不在少数。

——

我最后一次点炮，得有四十多岁了。

20世纪末某一年大年初一正午，在我的清心苑里，我买了一挂二百头的鞭炮，挂在堂屋东头一根铁丝上。

那根铁丝，横扯在两根柱子之间，平日里晾晒衣服。那一天，也晾晒着衣服。我挂的

时候，还有意挂得离衣服远一点儿。

点着炮捻以后，躲得远远的。“噼里啪啦……噼里啪啦……”一阵连珠爆响停息之后，返回去。蓦然发现，我的一件衬衣被炸得稀烂。原来，鞭炮一响，铁丝震荡，衬衣随之滑动，滑到鞭炮附近，被炸得体无完肤。

那件衬衣，枣红方格，在当时挺时髦的，我还没穿多久就遭此厄难，让我心痛不已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亲手点过鞭炮。

——

认识到燃放烟花爆竹会污染环境，大概是十多年前雾霾最严重的某一年大年初一。

那时候，还没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半夜十二点前后，远远近近，到处是鞭炮炸响。天不亮，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，又此起彼伏。

吃过早饭，我和妻子一起出门，要去爹娘家。一出门就发现，雾霾非常严重，天地之间，昏沉沉。烟花爆竹燃放以后黑乎乎的硝烟，弥漫在空中，无法消散。浓郁的硝烟味，直扑鼻腔。

走到大街上，十几步以外的人，影影绰绰，像在鬼魅世界里的鬼影。汽车都亮着灯，乌龟一般，缓缓爬行。噼里啪啦的鞭炮声，还在肆无忌惮地炸响，一团一团的硝烟，依然弥漫在空中，刺鼻的硝烟味，更呛喉咙。

我对妻子说，“雾霾，本就是人为污染环境带来的恶果，燃放鞭炮，又助纣为虐，人啊，

这是自己害自己啊！”

——

五

今年春节，国家放开防疫限制之后刚刚一个多月，有些地方，又解除了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。三年了，因为新冠疫情，全国人民被长期禁锢在家。这一双放，许多人不但“报复性”旅游，也“报复性”燃放烟花爆竹。“抖音”里，“快手”里，“微信”里，出现很多燃放烟花爆竹的视频。

我二叔，一家子都住在郑州。今年，郑州市允许在指定地点燃放。初五晚上，零点刚过，我二叔发了一段视频，几筒烟花，接连燃放，钻天猴像一只只火箭，亮晃晃，射到七八层楼高，在最高处，“啪”一声炸裂，五彩花朵绚丽开放。视频里，还能听到哈哈大笑和喝彩声。

二叔还附了一句话：“老李家放烟花。”他家，用这种方式破五——破旧立新，驱邪迎吉。

透过六个字，似乎可以望见我二叔的满脸笑容。

过去三年，郑州一直是新冠疫情的重灾区，我二叔一家，受尽了长期禁闭在家的折磨。除夕之夜，破五之夜，燃放烟花，也是破解郁闷的大释放啊。